

FROM GLOBAL TO LOCAL

世界制造
与全球化的
未来

[英]

芬巴尔·利夫西
——著

王吉美 房博博
——译

后全球化
时代

The Making of Things
and 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Finbarr Livesey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全球化时代: 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 / (英)

芬巴尔·利夫西著; 王吉美, 房博博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From Global to Local: The Making of

Things and 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ISBN 978-7-5086-8478-9

I. ①后… II. ①芬… ②王… ③房… III. ①世界经

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905 号

From Global to Local: The Making of Things and the End of Globalisation by Finbarr Livesey

Copyright © 2017 Dr. Finbarr Lives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后全球化时代: 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

著 者: [英] 芬巴尔·利夫西

译 者: 王吉美 房博博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7-620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478-9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第一章	年轻人，去东方？	1
第二章	从“包出”到“外包”	33
第三章	热伯爵茶与制造业的未来	59
第四章	机器人帝国万岁！	89
第五章	跨越崎岖不平的世界：从亚洲到北美	119
第六章	制造业与环境	143
第七章	向远看	171
第八章	探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差异	195
第九章	制造业的政治变迁	223
后 记	后全球化时代	249
致 谢		259
注 释		261

第一章

年轻人，去东方？

在过去 30 多年里，全球经济运行一直基于三大假设：全球化会持续发展；贸易是发展富强之路；经济权力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近来，人们更是普遍相信，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数字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将日益紧密，并且永无止境。然而，是否有可能这些假设或其中部分假设是错误的？是否有可能一切都将发生改变？或是全球经济的运行规则已然改变，只是我们尚未留意呢？

要讲清这个问题并非易事。那些宣称全球化是唯一方向的书籍、文章和学术论文在数量上即便没有上百万也早已成千上万，鉴于此，我所提出的异议难免石沉大海。有关全球经济发展演变的著述众多，如果你认同其中的主流观点，那么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就已走到“历史的终结”，只不过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中谈论的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企业的发展。¹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与其他所有政治组织形式的较量中获胜，共产主义已经垮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自由民主已无任何挑战。然而在今天，这个曾经在 25 年前不容反驳的观点已经跌下神坛。“现在看来，福山的观点真是一无是处。”²

与“历史终结论”类似，很多文章都将全球化描绘为经济发展史的终结者。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发达经济体将生产离岸外包给亚洲国家，并且这种做法一经面世便颇为成功，深受欢迎。尤其是在坐拥数百万廉价劳动力的中

国，一座座大型工业城市横空出世，其志向之高远令西方国家汗颜。许多评论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较量输赢已定。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国家长期的去工业化，经济权力已经显著且永久地从西方转移至东方。

但有时，一些看起来似乎最为稳固的事物实际上在由内而外逐渐衰落。我们对于美国民主制度，那最为闪耀的“山巅之城”的信念，似乎在经历了 2016 年总统选举后黯然失色。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不断挑战着我们对于进步的认知，挑战着通过民主化实现和平的进程。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开始质疑全球经济新秩序是否真的已经确立，质疑我们在深入迈进新世纪时对世界经济的描述是否正确。在本书中，我们将讲述世界经济的故事，聆听这些声音。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当前被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有误导性的，甚至存在错误，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在过去 10 年中，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落伍了。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认为继续发展全球化（或者有些人所说的超级全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其严重性可能堪比 2008 年金融危机，足以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境。

出人意料的是，“泰坦尼克号”事件暗含了类似的道理。据说，作为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幸存下来的级别最高的船员，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在临终之际说出，当年船长其实已经发出指令，指示舵手避开冰山，但该指令被误解了。如果他说的是

真的，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左边就是左边，在当时的情况下，向左转舵就是向左转舵，毫无疑义，不是吗？也许并不是。在“泰坦尼克号”首航之际，航运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蒸汽船正在逐渐取代帆船。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驾驶方式的改变，方向舵取代了舵柄。为什么说这很重要呢？因为，使用舵柄驾驶船只时，操纵舵柄的方向应与船只的目标航行方向相反，而使用方向舵驾驶船只时，方向舵的操作方向应与船只的目标航行方向相同。因此，船长发出同样的一个指令，例如“向左转舵”，在像“泰坦尼克号”这样的蒸汽船上和在帆船上的意思却刚好相反。所以舵手当时很可能误解了船长的指令，采取了相反的操作。

这个故事或许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又一奇谈，但不管是真是假，它都凸显了准确描述当前世界而非以往世界是如何运行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头脑中的认知或梗概是过时的、错误的，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可能会是一艘巨轮的沉没，也可能会是百年一遇的经济衰退，还有可能会是本书中将要提到的，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经济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只要留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小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大到对世界本身的认知，各种过时的故事和理解随处可见。从个人层面来说，在一段恋情名存实亡后，总有一方依旧坚持认为这段关系一切良好，要多久他（或她）才能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前任？我

们潜意识中的自己总是 20 多岁，正当年华，要多久才能意识到自己早已步入不惑之年？从宏观层面来说，在世界历史上，因观念陈旧而招致大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日心说”的证实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过程；古巴导弹危机将世界拉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南海泡沫事件到 2008 年金融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前，都有许多个人、投资者和政府认为金融体系的设计已经规避了风险，而事实恰好相反。一种观点一旦确立就很难被动摇。但我们如果不能经常审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就很可能将全球经济再次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1999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写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而非一种选择。”³ 他的观点在当时几乎毋庸置疑。适逢千年之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纷纷关心的是联合国及其他多边组织在促进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共产主义国家要么垮台，要么开始走上开放之路；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开始在国际贸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全球化进程逐渐开展，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所以安南的观点很容易被接受。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贸易协定谈判过后，全球经济的发展路径已然明朗。全球化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关闭这一引擎。

在此期间，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就全球化发表了类似观点。在 1998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上，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讲话，称“经济全球

化已是既成事实，我相信自由贸易是不可逆转且无法抗拒的发展趋势。当前的问题已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自由贸易，而在于应该如何对这一趋势做出最佳应对”。⁴

类似观点层出不穷，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全球化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展，使全人类更加繁荣。对于自由主义精英们而言，全球化本身毋庸置疑。但全球仍有数百万人平均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所以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共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提高这些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多边组织负责人和西方国家政要纷纷表示，要让各国都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言论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所遭遇的诸多批判。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撰文严厉批判多边组织的运作模式，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他发表评论称：“决策的基础似乎是意识形态与不良经济政策的某种结合，令人费解。教条主义的经济政策往往明显地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⁵ 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反全球化人士走上街头抗议，明确表达了公众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满，但他们依旧没有否认全球化进程本身。他们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并不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危害，因而应该叫停。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骤停，损失惨重。但即便是在那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未有丝毫动摇，它依然坚信全球化

是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势所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从长远来看，全球化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持续现象。”⁶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失去动力，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曾经出现过。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将仅仅只是漫长发展之路上的短暂停顿，一旦世界形势回转，经济一体化程度就会愈加深入。万变不离其宗。

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9年时间。如今，众多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再次响起，尤其是质疑全球化发展并未兑现最初的承诺。许多人担心，保护主义会在很多国家抬头。在2016年上演的白宫角逐中，竞选者的政治辞令见诸媒体报端，保护主义势头清晰可见。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一再提到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计划，并承诺一旦当选，将让美国退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内的所有大规模贸易协定，且要终止正在协商进程中的多边贸易协定，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⁷入主白宫后，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大肆宣扬要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只是该计划尚未具体执行。对于边境调节税，他则选择了避而不谈。

另一场动荡发生在英国。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凸显了国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并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般牢固持久。此次公投的结果是大部分英国国民支持脱欧。对于这

一结果，许多人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但评论家们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清楚的定论。⁸有些人认为，那些生活在英国较为贫困地区的人深受全球化之苦，但他们的利益长期被忽视，正因如此才最终导致了“脱欧派”的胜利。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仅仅是流入英国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的前任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承诺，要将英国净移民数量控制在10万人以内，但现实是流入英国的移民数量显著增长。无论原因究竟如何，在2016年，英国都已然踏上了一段极为未知的旅程。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已经表示“脱欧就是脱欧”，坚守着这一原则，英国将努力保持稳定，探索未来走向。⁹

由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协调运作的独立项目“全球贸易预警”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已出台将近6 000项保护主义措施，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调”。¹⁰这些干预措施形式多样，既包括产品本地化控制的加强（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本地劳动力和本地原料应用的比重越来越高），还包括对过境商品征收关税等。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各国似乎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而贸易则成为牺牲品。

以此为背景，有人开始暗示保护主义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终结。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世界贸易组织现任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对此做出了简短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贸易已达到峰值，或者说全球化已陷入停滞，这种观点与反贸易论调相辅相成。持反贸易论调的人多为民粹主义者，

而持此观点的人多是学术人士，两者的认识都是错误的。”¹¹ 阿泽维多言辞有力，再加上他身居要职，他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可以仅凭信任就赢得足够的支持。

多边组织的负责人和很多政治领袖都坚信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是一种必然，可如果他们的认知是错误的，将会导致何种后果？本书所要探寻的并不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管理，也不是全球化是否兑现了最初的承诺，帮助全球最贫困的人口摆脱了困境，而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如同它被断言的那样，是一种必然，以及若非如此，全球贸易与国际关系又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日益紧密还是日渐疏远，以及认清全球化发展的极限。

本书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来自个人经历，有些来自专业经验，有些来自学生时期，有些则是作为传统或历史传承至今。¹² 我们通过梳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以及其他思想家观点的方式来讲述世界的故事。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将不断被完善，人类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世界本来的面貌，而非世界可能的样子。

那些流传已久的，尤其是已被广为接受的故事，总是难以改变。这是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托马斯·库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最为清楚的解读。在该书中，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范式是指在某一学

科领域内公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共同看法。范式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除非有危机出现而迫使其改变，摆脱“常规科学”。但“范式转换”非常艰难，因为“人们总是先入为主，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会遭遇困难和阻力”。¹³要迫使范式转换，往往需要积累充分的反证，尤其是大量挑战主流观点的反常案例。那么，我们是否有证据能够反驳全球化将持续扩展这一观点？是否能看到全球化故事中的反常案例？

2003年，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时，围绕那次行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是否能够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发起进攻之前，英国政府制作了两份档案，详细说明了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论证了他是否有能力在45分钟之内启用这些武器。第一份档案，又称“九月档案”，由托尼·布莱尔作序。他在其中声称：“根据侯赛因的军事计划，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在命令下达后的45分钟之内启用。”¹⁴2003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试图说服安理会成员国及其他持怀疑态度者，使他们相信侯赛因不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违背联合国决议，千方百计地藏匿这些武器，逃避核查。在演说中，他还援引了英国的第二份档案，“二月档案”，称该文件“极其详尽地记录了伊拉克的欺骗行径”。¹⁵

但问题是该档案的内容并非全部属实。《经济学人》杂志客

气地指出：“该档案在真实的情报信息中，夹杂了一些陈旧的学术论文中的内容，且未注明出处。”¹⁶那么，那些炮制出这些文件，为攻打伊拉克提供证据支持的人，究竟动机何在？已有许多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是那些人误读了收到的信号。他们努力解读的情报信息被赋予了极大的价值，却经不起推敲。而在试图理解全球经济状况时，我们也恰恰处于类似的境地。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和信息，其价值也极为有限，即使我们自身并未察觉。

让我们无法看清眼前形势的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更加微妙，也更加难以纠正。那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情况的描述在一开始是准确的，但时过境迁，最初正确的认知会逐渐偏离事实。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同样会遇到“温水煮青蛙”的问题。因为水温变化得很慢，所以青蛙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而对于我们来说，个别的变化总是不足以引起关注，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往往为时已晚。

在排除了战争和严重流行病等突发因素的情况下，人口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各个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口数量都会随着代际变迁而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引起，速度极其缓慢，日常很难有所察觉。2015年5月，爱尔兰通过全民公投修改了国家宪法，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此前，爱尔兰曾被教皇保罗六世称为全世界受天主教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直到2011年，仍有84%的爱尔兰人称自己信仰天主教。¹⁷

但该国的文化构成要素在人口的一代代变迁中逐渐发生了转变，社会日益开放。因此，爱尔兰成为世界上首个通过全民投票方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每次变化的都是单个企业，并不会出现所有企业同时将全部生产活动都转移至国内，从而突然引发巨变的情况。相反，事实是老企业要么适应变化，要么被淘汰，新企业带着新观念进入市场，变化依然以缓慢而难以被察觉的速度继续着。

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试图将某一领域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领域，然而这些经验本身与我们试图理解的事实并无关联。例如，科技评论家和作家都常犯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将数字模型应用于现实领域。我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数字化、脱媒和无重量经济，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从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转向了数字世界的规则。

过去 30 年，人们认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地之间的交通与通信成本越来越低。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货物运输与数据传输成本的不断降低直接相关，最终促成了全球化。我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开始接受的就是这种思想，因此很难想象出另外一种场景。

然而，有相当多的例证显示，相关并不代表存在因果关系。泰勒·维根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期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根据丰富的案例写成了一本书，还创建了一个颇受欢迎的网站。¹⁸